

哭 夜

著 慧 菊 焦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海 上

增訂
五版

夜 哭

焦菊隱著

北新書局

一九三〇

夜哭目錄

夜哭序.....	五
再版自敘.....	八
增訂四版自敘.....	一五
夜哭	

一 夜哭.....	一
二 母親的病.....	三
三 早晨的愁雲.....	五
四 小朋友.....	七
五 昨夜.....	九

六 死的美麗.....二一

七 時之罪惡.....二三

八 犬吠.....一五

九 幻象的波瀾.....一七

十 銀夜.....一九

人間

一 人間.....二一

二 誰是我的知心.....二五

三 慰波微.....二九

四 祈禱.....三一

一縷青烟

一 歷甲廠.....三五

二 槐香.....三七

三 蛙聲.....三九

五 游神.....四一

六 新月.....四三

慵懶

一 慵懶.....四四

二 林中.....四六

三 安慰.....四八

四 心痛.....五〇

五 莫來由.....五三

六 病中.....五五

雜詩

一 願王府.....五七

二 道一聲珍重.....五八

三 夜的舞蹈.....六〇

在此冷風蕭蕭的深秋之夜裏，獨自喝着「夜哭」的飄零的苦酒，倍增淒寂荒渺的感懷。

人生最不幸的一件事，是將生命淪落到命運的手裏，自己沒有操縱的權力。世界上一切的悲劇，都是從這一個舞台上演化出來的，菊隱的夜哭，即是一個好例。他的家庭會是一個很榮華的樂園，後來幾遭不幸，卒至凋零到難於維持。現在流落到江南的也有，流落到京華的也有，在天津的只有他的父母與妹妹了。骨肉的生別，固已令人飲痛；而人們的冷酷，更使人哀哭欲絕。在

這樣的環境之中，他隱忍含痛的孤零的往前走著，懷念着已往，夢想着將來，感到不少荒涼的意味。這正是他生命道上的一次微吟，正是從茫漠的沙洲上過去的一些遺痕。

菊隱的詩的創作，比較上以散文詩為成功。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顯露出「自我」來。菊隱在這卷詩裏，曾透出他溫柔的情懷中所潛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閃耀出「將來」的光輝，這是我們從哭聲中所得的安慰。這卷詩中情思的纏綿與委婉，沉着與銳利，固已滿足了我們最近的欲望；但用這種文體寫詩，而且寫得如此美麗深刻的，據我所知，在中華的詩園中，這

是第一次的大收穫。

在此冷風蕭蕭的深秋之夜裏，獨自喝着「夜哭」的飄零的苦酒，倍增淒寂荒渺的感懷。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再版自序

在嚴冬的大雪中，我從鄉下跑到北京城裏看碧，沿路上想起一樁一樁的事。夜哭再版了，應當寫一篇序，但是寫什麼呢？我把夜哭問世之後，已經心中覺得不安，因為這一些無病之呻，自己留起，或是抄寫請朋友批評則可，若是刊行出去則不可。及至今年一月，讀托拉斯基（Leon Trotsky）的文學與革命後，更使我自己慚愧：自己因為受了一種微小的壓迫，便報怨出這些東西來。我自己是個青年，我應當，雖然不能矯枉過正地勉強自己，不寫詩，總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反應在這些微小的壓迫上，而不

求更深的生命的實現。托拉斯基說：「歌詩中的夜鶯，就像那個智慧之鳥貓頭鷹一樣，只能到日落黃昏時人們才聽見她唱呢。這白天一天的功夫，是爲工作的，可是一到了黃昏的時候，感覺和智慧都擁起來計算一天中所已成就的事業了。……」我呢，我的以往，是整天地呻吟着，我受着微小的壓迫，已經不去反抗，終日呻吟，足見我的生命之膚淺與渺小；結果，我還是處在沉重壓迫之下，而未稍有成績。我固然不妄想求毫無壓迫——那是不可能的事；無壓迫則無反應，無反應則無詩，但我願求比這小小的生活更好的些的生活，那也就是比這小小的壓迫更廣大一些的生活。

迫；我的反應自然也就可以從小小的悲哀的圈子裏，一躍出而變爲偉大的呼聲。厨川白村所謂「心的冒險」，可以超越了常識，物質，法則，因襲和形式的拘束，常在那裏發現且創造新的世界。我心目中日深一日的悲哀，即始於渺小的自己被壓迫着，而深於欲超乎一切因襲……以創造新的世界而未嘗。我無一日不像蕭伯納似的，「當我見到比我自己更好的東西時，我便一刻不甯地想去使這東西實現，或爲其開一條路徑。這是我生命的準則。這是我內心努力，想把生命不斷的熱望，引於較高之組織，較廣，較深，較強的自覺，與較清楚的自己了解自己。」（蕭伯納的人與

超人第三幕。)可是，我愈是了解了我自己，愈覺得生命之居於低下的位置，愈是自覺，愈愧於以前的沉吟，都是爲了渺小的壓迫，而未睜眼看見更廣更深更大的痛苦。托拉斯基說：「傳統上以爲詩人與預言家一體這種的觀念，只有一種解釋，我可以容納，就是說：詩人對於他本時代反應得大約和預言家一樣的慢。」我固然不是詩人，而我對於我這時代的反應，大約還不及預言家快呢，這因爲，我以往把自己都拘於微小的痛苦上邊，遂忽略了更大更深的世界之痼痛。正如厨川白村所說：「……具極端主觀的性質，排斥冷的理智與形式，而貴奔放的空想，爲一種抒情主義

的文藝，故此：的特色，在力避向來通俗的題目，以珍奇怪異之事物爲材料，專注意於悲慘，神秘，恐怖，戰慄，憧憬等一切事物。結果所至，勢必至忽略地上現在的生活而變爲非現實的超自然的：」，但，我並非屏棄詩，我以爲到什麼時候，都有她存在的地方，我也如法郎士所想：「我却相信，人們總不會倦於愛的，我還相信，人們永遠需要詩人們給他們晚曲的」。（明日，法郎士的文學生活（*La Vie Littéraire*）中的一篇論文。）

所以，我所刊行的這一本夜哭中的詩，只是些微風細雨之夜，伴憧憬孤燈的寡婦之啜泣聲，而非號啕的勇士的淚痕。我所

以自己慚愧，也就是因為這個。

我是最不爱泥於什麼方式的人，所以比較用散文寫詩的時候多，因冒名曰散文詩。其中有些篇是幾年前的東西，如夜的舞蹈一篇，是早先的作品，讀來意味與其他各首迥乎不同，那時過的是天真生活，後來過的是悲痛生活。還有幾篇是哲理一些，可并非我居心要那麼寫，我頂信波特萊爾的話：愈是想把哲理裝進詩去，讀來反愈覺得光是字而不是詩。我不刪去它門，因為我自己很懂得，雖然讀者不一定懂得。

我把第一版的詩，都改了一過，刪去三首，改得最多的有一

二首。第一版自序刪掉。近二二年內所寫的散文詩，已有十餘首。因恐對不起第一版讀者，未敢加入第二版中，擬單刊行一冊。

焦菊隱誌於燕舫湖畔，燕京大學。

一九二七，二月二十夜。

四版自敘

夜哭四版了，需要重寫一篇序。

關於夜哭，我也和時下的批評家一樣的意見，是絕對莫有讚美的話可說的。同時我也覺得不必個個地來誹謗它，廢棄它。論到爲什麼我不滿意於自己所有的作品，尤其像這一集中的詩，可以在再版自敘中看到。現在我所要補充的，是爲什麼要保留這些呻吟，不使其藏諸名山。

我一共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我是不管有沒有人反對我，我主張，却是察覺，詩及其類似的東西，是不能表現整個的

人生的。因為詩是屬於情感，暫時的，（無論是喜或樂，其間所有的分別，只不過各鐘擺在搖動）。情感在搖動着，全然莫有理智。人當一天間疲於工作時，是純理智的，所以駕機器，要政治，開鎗礮，……這才是人生。當工人在工廠裏加了夜班趕造物品時，那從高高窗子映下來的月光，在他眼裏，只覺得可以照得他看機器上的小輪齒更清楚些，調油時更方便些。至於古往今來所謂詩也者，只不過是懶散偷閒的人們的把戲與勾當，是他們自己已經造成了特殊階級，且不愁風吹雨淋以及衣薄食粗時的消遣物。他們不用血汗去給世界造文明，且動了筆，說這就是文

化。

實則人生是永不息止的在動勞，在奧夫黑遍 (aufheben) 而又建設，建設而又破壞。人生不是可以拿你自己的或我自己的來作單位的。大衆的人生才是人生。能以表現人生的，不是詩，是物質的文明與其流弊。詩，只是表現極少數單位人生中的極暫時的一點點情感的動搖的。

所以最虛偽的，是一般所謂革命的詩人及類似的一般所謂革命的文學家或藝術家。這都是現代的法利賽人。他們並沒有革命的頭腦，革命的勇氣，本來是無聊的新寒酸，却把革命二字，畫

在他們的舊衣裳上，這不只是騙得一個文名去而已，却引得許多青年，以爲文學也居然可以革命，便把實際革命的工作拋掉，盡全力從事於麻醉的生涯了。這罪過，和那一般提倡專事文學而不顧社會一切的文學家者流是一樣的。

我相信環境論（即打破現有環境而重造合意的環境）。所以我確實的相信，革命的文學，是產生於有了革命的環境以後。凡是在今日滿目瘡痍的中國政治社會諸狀況之下而高唱着革命文學之歌，便訥訥以爲不革命者，他必然第一着先把文學所表現的看錯——因爲文學不能表現大眾的人生，與其聽你咏一首工人歌，却

不如我親眼去看一看工人生活；第二，他因之也就把文學當了他的整個的事業，這事業，在未有革命的環境以前，是永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第二個意思是：既然如此，我們便應該把全力先去造革命的環境罷。拋去你那無用的革命文學的招牌，去作實際工作。倘若你每日在工作完結之後，忽然感覺得一陣難過，雖是無病的呻吟，那便何妨？！則拿你終日的工作來比那些文人墨客的革命歌，又強了多多了。

我因此想到要把夜哭癡版之後復欣然地付之四版了。這一

集的詩，不能代表我整個的思想，只能代表我情感之極暫時的搖動，我不作革命的詩，因為那不能表現大眾的人生，要看大眾的人生，還須跑到社會去。

焦菊隱記於北平二中

一九二九，七，一。

夜

哭



夜 哭

夜正淒涼，春雨一樣的寒顫幽靜的小風，正吹着婦人哭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黑色脣着一流徐緩的小溪，和水裏影映着的慘淡的晚雲，與兩三微弱的燈火。星月都沉醉在雲後。

我毫不經意地踱過了震動欲折的板橋，黑，寒，與哀怨，包圍着我如外衣一樣。

夜正淒涼，春雨一樣的寒顫幽靜的小風，正吹着婦人哭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我只能感覺這遠處吹來的夜哭聲，有多麼悲婉，多麼慘情。她內心思念牛乳樣甜而可愛的兒子有多麼急切焦憂呢？這我可不能感覺了。我不能感覺，因為黑，寒，與哀怨包圍着我如外衣一樣。

夜正淒涼，夜裏的哭聲顫動了流水，潺潺地在低語，又好似痛泣。

母親的病

夜在沈沈睡了的時節，母親從呻吟中驚醒了。

小妹正跪在花牀上，向無際間默默地祈禱，阿姑也含着眼淚爲病的安琪祝福。

這可親愛的仁慈的靈魂，在夜正沈沈睡了的時節，從呻吟中輕輕驚醒。她問：『我的孩子還沒有睡麼？夜深了！』我在她牀前展開緊鎖了的雙眉，安安靜靜地答道：『母親，你的孩子已經睡了。』她於是才又慢慢合上慈愛的惦念，未辨出我仍立在她病中昏亂的前邊。

我於是暗暗地爲她祝福。

我的心滴染了母親病中的心愛之血液，滿載了感恩，愛，和安慰，如開豐了的一朵紅玫瑰。

夜正沈沈地睡了。

早晨的愁雲

夜漸騰燃，灰白色漸漸染了浮泛的薄雲，早晨在嬌媚的安靜裏，送來母親的呻吟。

花，滿載着慈愛的熱血，開在孱弱的綠枝上；陽光從窗隙探進了眩目的金黃手，撫弄着花兒在嘆惜。這當兒，早晨在嬌媚的安靜裏，送來母親的呻吟。

我的心正騰沸着愁慘的哭聲。我仰望着天向着雲，天空也墜落了寶藍的神彩，朝雲上遮遍了灰愁。從天上一絲絲灰頹的雲縷，似母親孱弱無力的呻吟。

我心的灰頰顏色中，正騰沸着慘愁的哭聲，浮托着失色的朝雲。

一九二四，五，十三晨。

小朋友

聰明的小朋友，如一朶未放的花蕾，在一個黃昏裏，安靜地偷偷地萎在枝頭。

正是頹暮的紛擾裏，一朶孤另另可憐的花蕾，偷偷地從人間逃到天上，將小小的軀殼殉給了愛人。

你小朋友，弱小的赤心裏，騰燃着如淚的酸楚，在生前是何等使人愛惜呢？你的歌聲如慘雲遮了山峯一樣，給我的顫動之心加了一層失了色的模糊淚影。你的血，如石榴子兒一樣紅，將我的眼都感哭了。

然而，小朋友，在你如搖籃的墓地裏，做着香甜的夢，也會知道這裏的狂人在爲你作慘淡秋意般的歌麼？如果你能感覺，你所身殉的伊人，也將如薰香一般，乘了浮泛的悲痛之波紋，一同和我的寒歌航入你的夢中！

回憶如春花散亂在我的心中，每瓣花片上都印着小朋友的血歌。唉，你如未發的花蕾，竟偷偷地萎在枝上；你小朋友，歌喉雖嘎然止住；我的耳際，却還似有一腔低徊幽咽的微呻，輕輕地滾進。

昨夜

昨夜正是陰雲，小風兒溜溜地刮着，如梅花舞在雪地一樣清
嫵。

正是淒涼的午夜，燈在昏睡，雨在微呻，從遠方湖畔吹來了
低軟的聲音：『我的愛似一支箭，射出就不復回了！現是急雨，
風兒又太輕狂，沒有可愛的月亮，我的箭射向那裏去了？這飛
去的低語叮嚀着的湖水光流是我的箭影麼？我的箭究竟落到那兒
了？』

我於是想起不知的年代前曾受過一箭的殞傷，如今一輪紅血

的心仍在痛癢。忽然摸住帶着淋血的箭頭，便一手從心上拔了出來。

左手持了淋漓帶血的羽箭，右手顫顫索索地開了室門。我的麻醉與疼痛將我打倒。

外邊的狂風溜溜地刮着，如梅花舞在雪地一樣清嫵。雨在跳躍，沒有人聲。

將箭拋向湖邊去，那裏閃着光流和老柏的黑身影，我說了一聲『還你』，就睡死在小狂風裏。風兒帶着我所躺在的血泊之腥臭，傳送給午夜還未成寐的伊人。一九二四，五，廿，下午五時，寄S.Y。

死的美麗

啊，死是何等美麗呢？死，披着淡綠的面紗，穿着橄欖色的輕衫；冠着櫻冕，踏着白雲，如天使一般，將要來臨。

死，將如黑夜似的將我摟住，連連地接吻；我的微渺如顫歌的魂魄，便將滲化在她的美麗裏，永遠不想再還。

死，將在我的心邊低低漫吟，吟出蘇麻沈醉的歌聲；她的歌吟永無止息；我的魂魄也將永不再還到鬱鬱不快的人間！

誰也不知道死有怎麼美麗，誰能知道呢？我在一天晨星微沈的破曉，找着她了。她就藏在悲哀的回憶裏，愁鬱的希望裏。

啊，死是何等美麗呢？死，披着淡綠的面紗，穿着橄欖色的輕衫，冠着機冕，踏着白雲，天使一般，正在來臨。

一九二四，六，一，黃昏。

註二：承景深兄指教，說我不應把死描寫得如此可愛，并引證神話及西洋文學中的例。在這方面，我承認我是違背了文學 tradition，但在感情一方面，當時確是希望着死，而在因「悲哀的回憶」而發出「愁鬱的希望」，這希望便是死。因此，我還那能把死寫成可怕的惡魔呢！

一九二九，四，十一日。

時之罪惡

時間一手將我所有的都偷跑了，只留下了哀悔。

時間好似狂風，連號帶唳，將我的生命偷跑了；我所有的殘餘，只是哀悔。

當我在安逸快樂時，她輕輕地向我軟語纏綿，使我不能從迷茫中振起——似一隻濕了翼的小鳥，伏居在溫暖的香巢。

我一聽了她甜蜜的美妙的腳聲，如飛絲般繞人心輪，就漸漸睡了去。

但當我醒了時，一切都被時間偷走了；我所有的，現在，只

是哀悔，只是哀悔。

一九二四，六，五黃昏。

犬吠

黃昏靜罩着的小巷裏，靜如沈香的靜寂中，飛漾來野犬的吠聲。浮滿了悲哀的波浪，似失子的母親在夜哭。一波波波浪如船槳漾水一般拍着我怯懦的心。

在春雨後的泥濘裏，我曾見過一隻稚犬；露着生時跑跳的精神和活潑的笑意，睡在這旁邊，沒有一個人垂意。

這黃昏中傳來的野犬吠聲，使我回溯起記憶的一段，想起了這麼一回事。

我將在一天春雨後死去，冷靜靜地睡在荒郊，也如一隻小

狗，依樣沒有人憐惜。

然而這好運的小狗真是逢到好運了。我將也能如此麼？誰將爲我的死也暗暗地灑一些同情的淚呢？

黃昏靜罩着的小巷中的犬吠，浮泛起我心中的悲哀。

一九二四，六，五，黃昏。

幻象的波瀾

朋友，從你載滿了香花的詩集內，我尋到了一處黃沙蔽天所在，這就是北地，充滿了愁慘雲霧和別離之痛苦的北地。

來呀，在這夢的團聚裏，我們將互握着柔膩的手，像一對小女孩兒，倚傍着香肩，微微地低語，道着愛慕的芳香言語，如春峽中潺潺的細泉一樣清響。

來呀，這夢裏，你將仍居在北地，不會再感到暖國裏的相思症；也更不信北地充滿了愁慘雲霧和別離的痛苦。這裏沒有虛偽，只有希望的藍鳥和翱翔的白鴿；這裏沒有沈霧，只有光明和

清爽；這裏將爲一切「別離的愁苦」悲悼，哀它不再在北地盤留。

我的朋友，來呀；如果這能是真的，我將如飛過了彩雲的小鳥的歡快。但，朋友，你沒有來：睡裏，夢中，我只有空伸着預備接收你的雙手，你沒有來，終究沒有來！

這裏終於還是愁雲慘霧，和別離的悲苦。從你載滿了回憶的香花的詩集裏，我才曉得你爲什麼不會來到我的夢中！你也是正做着北地黃沙的好夢，盼候着我到你夢中去的！

銀夜

清幽的銀夜，似秋霜勻染了灰藍的風景。寒鴉在朦朧的樹梢正呻吟着林邊的囁語。

當我從溫暖的家鄉乘了金馬到此水國的時候，是爲着我的龍鐘的叔父；他在月下迎我下了檀香鞍座，遞給我一盃橄欖香茶。那夜是芬芳快意；月亮正懸在偏東。

當我送我叔父到願望的家土去時，我替他披上銀斗篷，帶上玉煙壺；月亮的白臉正映着他的白鬚。那夜是依戀不爽，月亮正懸在正中。

今夜，月亮徧西的時候，從寒鴉的口裏知道以前儘是迷夢。
不能再期會的叔父的銀白髮鬚不在了，而銀白的月亮還是亮得如水，照着我淚滿了的雙瞳。

清幽的銀夜，似秋霜勻染了灰藍的風景。寒鴉在朦朧的樹梢
正呻吟着星邊的嚙語。

人

間

人間

我把如一堆灰燼的心，顫顫地，交給了黑林後的皎白月；吹失了桂花香的寒風，持了鋼刃刺向我兩腳。——想不到我會在這裏孤單地徘徊。仰頭望天，羣星注視着我，似問我受了誰的謫遣，來在這淒冷的人間。

我顫顫地將頭俯下，似經了朔風的枯黃葉，頹唐，惱喪；我也不知誰會這樣神能萬變，將我流放到這人間！

太息已往石榴色的五月，那時的金黃塔座已傾頹爲葬鐘時鳴的墓地，每日裏煙火繚繞中燃燒着愛，信，與忠誠的死屍。現在

是菊花初瘦的時節，誰還留意到隱逸的冷淡的罪犯，尙留守在人間？

我心還在顫顫地顫不斷的藕絲兒。心神昏暗，聯憶到幻夢中珠簾響處的繡鳳裙。脚下踏着鬆土，搖搖蕩蕩，彷彿是暗海裏的孤帆，而在獨自破巨風浪在無涯淒苦的人間！

聽倏忽從幽靜裏放出的哀怨慘愁的軍笛，似受傷的天鵝展轉着發出臨終時悚人毛髮調。這聲音，伴着寒冷，用冰霜藥石拋向我虛淡空漠如死屍一般沒了生息的心，一激，一蕩，似潮沙牽惹沙灘，一激，一蕩。在笛聲最末婉轉的一憩，而音韻還旋着月

輪乘朔風鼓浪的時節，忽然一股淚瀑從胸之深谷裏衝流出，向眼角濤濤滾去。這人間，擺好了利刃明刀，按好了網罟機阱；我理該受苦在人間！

昨夜夢裏迷離着聽見上京的鐸鏘金鏡，幽嬈絲竹，和諧着蟾蜍歌舞的餘韻。至今夜，却只有一片淒然發光的大氣，將嫦娥的銀屏展在雲邊。我微弱的心啊，欲顫已無力。似今晚鼻歌也是悲軟無力，爲着嘆息我的受罪在人間。

遼望着白玉壇上，黃金塔中的人們，一雙雙眼睛正對着綠窗紅欄干嵌明珠萬千的繁富而微笑，更撩起我久居在峭崖下深窈

處，獨自對着夜半虎嘯獅吼而傷心惶恐的感傷。爲什麼，這究竟，我也和人家來往同一個人間？

我噓出微喘的寒氣，靜聽沈重的犬吠，給夜的翻舞增了音韻，更拽動了惱人的寒風之波震。隨了這波震的湍激，流洩着淚泉淙淙。兩隻脚似栽在新墳裏的小楊柳，左仰，右仰，顫顫地顫顫地將身影幌在月光照遍了的花銀窗。宇宙，只是如人生一樣的飄渺，也顫顫地搖動，啊，這飄渺的……人間！

誰是我的知心

我的心經了不少的鍛鍊，不少的摧殘，雖然那都是已逝的痛苦，細一尋思時，仍舊令人流淚嗚咽。

對世人總是強顏歡笑，有酸淚總是背過頭去拭乾。在席間，學會了喝酒；到夜裏，人家沈迷入夢，我一個人不是提筆寫些無處伸訴的哀苦，就是在花蔭深處，小聲兒哽咽。我往往一夜不眠，如果有月，再有一些梟鳥傷感的寒顫！

對世人總是如母親看待兒子，無論是顏色，無論是話語，總要使他心中覺乎安慰。雖然我對他懷了百分的慫恿，我總是忍

氣，拿小聲兒環轉。但——唉，世人那有知心？他那粗暴，如峭崖上奔下的瀑泉，如居庸關山道上的小石尖，誰可憐你是個經了秋霜的黃草，誰可憐你有滿腹憂怨？可是——這時我還強含着淚珠，不教他落得滿臉；依舊用一種溫和的待遇，使他狂暴的心中還不生一些挫折的波瀾。

這只是懦弱！

我是幾被風霜摧殘倒了的懦弱的人！呵，懦弱的人！惟其是懦夫，才緣是多有經驗，他一切觸景動情的熱烈，都已藏在深深的裏面，再也不似小孩子穿了一件花衫似的到處招展。唉，這世

界，因為你不招展，所以你才被認為懦夫！呵，這懦夫，不是嬌，是充滿了哀怨！你看他微笑，也時時雜了一種悲慘的低咽。

無論如何，我總是個懦者！

可是誰明白懦者呢？唉，有誰是我的知心？誰看我是個打倒障氣的勇士，誰看我是清楚的好人？誰更看出我對於世人這樣體量關心？唉，我經了多少失意，因着軀克尙存，就不願親眼再看旁人受盡挫磨；所以才和言甘語，自己寧作個安琪兒，在他們大不快意中，稍稍供些慰安。可是，可是沒有人知道我這個，他們所知道的只有懦弱，懦弱！

住了，我最好是止住了我心中的悲哀！我又何苦，爲着誰？旁人既不需我這點點安慰，我又因爲更受摧殘，反不如乘機歸去，痛痛快快地睡上千年長覺，倒很自在。省得在這裏空對明月落淚，空向流水述情，空伴着燈光迷迷蒙蒙地睡一陣哭一陣，終久終久還是沒有一個知心！

偉大的世界裏，有誰是我的知心？

偉大的世界裏，有誰是我的知心！

一九二五年，五，十八子夜。

慰波微

前幾日，春風吹遍了天下，到處都是楊柳花，輕黏蕩惹，盡了一時的榮華。但這時的槐花，又香得令人心麻；可看她香到幾時，香到幾時呵！

這人生，不過是一縷青烟夢，風來時，旋捲成圈，或者烟消霧散。誰能使世上沒有風波雷雨，沒有苦辣酸甜？

夢裏人要超乎夢境，看花朵萬千，都是偶爾一現。唯其如此，夢才有了樂趣。不然，那平靜的人生，如水車的旋轉，再也轉不出新的花樣，再也轉不出新的聲音。那樣的人生，充滿了肉

的麻醉，有何意味？

其實正可離夢而去；然而不要去，不要去！去時自己做了人家的夢；再尋愁夢，尋也難尋。倒還是在夢中張開了雙眼，也配個角色，演上一幕迷離的戲劇。雖然也有失意，也有失戀，但能知那是配的角色，就是眼中有淚，心可安然！

在頑皮的青年的心情中，沒有深的哲理，只是這浮淺的玩世意念；也明知悲哀者當情感衝動時無法接受，但仍然拿純白的心和微笑的紅臉，將這不值錢的東西，送到大姐的面前。

祈 禱

星沉迷了，遠風安息了枯枝的太息，我麻木地跪在清淒的院中，向夜之遊神祈求生命的安息。

是站在波濤上如海鷗之漂泊，心被浪花所殘蝕。我嗅着了粉香和處女的唇之溫慰；又見着了深黑裏遠處燈光の熊熊。這四周，彈奏着咀咒的音調，一聲聲刺破顫抖的心。

遠風飄來神的暗示裏，帶着像溫柔與芬芳一樣迷醉的桂冠和光輝。

我曾沉埋過寶劍，我更長眠去青春，但，在悠悠的生命之白

日，我妄費了躊躇和猶疑。推開了粉飾的骷髏，也鄙棄昏暗的光輝：煌煌的火把儘然燒着野墓的青磷，在那裏，我聽到詩人得意的高唱，我看到美女的艷舞，我又見到自己的孤影，正在那兒遲躇。

心在死與生的道上，時時企望永生的死，却貪戀着已死的生。在天上，有多少同伴，多少愛人，在張臂迎我歸去，我也如囚人思念妻子一樣思念故鄉；但，我的魂，又被他鄉的空幻，悲哀，麻木，沉寂所環繞，不能掙出慘酷的樂園。在這慘酷的樂園裏，時時聽到嫉妬的銀箏，或是尤怨的箏篴，也時時嗅到使人煩

惱的花香，我雖不貪，也時常疑惑遇到海上弄琴的女神，或者已在華嚴的宮裏，變了蠢惡的野豕。

是從萬丈的懸崖，投到深海？還是把屍肉埋在黃沙？我是戰負了的武士，心擄在天上，魂擄在人間！

在這深夜，星愈光亮，咀咒也愈少了，煩躁的心，因為世界的疲乏，也少隨了海濤震蕩，這時間，偶聽了一兩聲人類夢中囁罵，在生命上便像一聲更鑼震動了沈靜的宇宙，又惹起了躊躇，我便長跪在階前，祈求夜行之神，給我力量，追回我的心，或是放出我的魂。

在昏迷渺茫中，神便問我，允許我的力量。但他問我是把魂從肉的歡快裏救出，還是把心追回從天之一角。我顫顫的，把這個也交給他決定。但是，他隨着遠風去了，因為他只能給我力量。

如此，我期待了一長夜，天快明了，那遠遠的若喧吵的火光漸漸熄了，我漸漸地又生了腕力，順手把起昨晚暢飲未盡的酒盞。

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夜。

一
縷
青
烟

一縷青烟

（盜甲廠）

一縷青烟繞紅林，漠漠淡淡的朝霧將塵沙遮了踪影。曉日似我姐姐用的胭脂餅，掛在角樓的綠椽上。雲呢，似我妹妹的冰霜肌膚，浴後披了一層透光紗，人人都惦着泡子河，就不知道這秀色悅人的盜甲廠。

紅光萬道，從埋葬青春的墓林後一條一條射到房脊上的鴉嘴上。試聽一聽烏鴉的叫喊，是不是天將晚了，微風起了，有孩子的快去到街口去呼喊？滿地的灰紗瞪着滿天的灰雲。人人都惦着

泡子河，却不知道這夕陽微笑中的盞甲廠。

沒有風，沒有霧，更沒有月亮的時，四周全是黑暗。只有大道中間一盞路燈，盡量的飛弄眉眼，既如揚子江心的盈月，又如我嫂嫂耳上的明珠。縱然不像情人的小眼睛，也有幾分似蒼松林中的丁香花。人人都惦着泡子河，把不知道這神秘如白水的盞甲廠。

人人都惦着神出鬼沒有泡子河，却沒有人知道這千萬變化的盞甲廠。

槐香

微雨之後，手拉了親密的朋友，在昏昏的月光下，細細談心，無意間來到了街頭靜處，便覺得一股清香，有如桂花的純細，原來我們已進了槐木林裏。

仰頭望一望槐花，美麗似一位掛孝的女子。我不禁心中奔騰起無名的憂鬱——想失意人如果到了此地，他當怎樣的難過，怎樣的願槐花清香而自憐？槐花香了，游人如織；槐花謝了，游人散去。在槐木雖不覺得有多少悲哀，而失意人望見就觸景生情，恨不得一時就入最後的安息！

槐花尙在揚眉吐氣地彌散着香味，他似乎不知香味終盡時的孤寂。雖然有人勸槐花稍歛踪跡，而清香却仍然隨雨後的微風吹來吹去。我們在這惱人的槐香下，走來走去。稀雲邊的明月光，也在忽來忽去。

蛙聲

池塘中倒影着水榭的情影，影中隱約閃出兩盞紅燈。池畔斜斜的一坡草地，作了我們幾個酒徒醉後暢談的佳境。

我們雖然沒有酒，心中誠然是醉了。你談的是天南，他是地北，各有各人的傷心，各有各人的追悔。忽然間，在這漫渙的談笑正中間，傳來了一片蛙聲。這蛙聲，似失意的婦人，懶懶地在搗衣，那長杵舉也舉不起，就在石板上來去的磨動——這就是一片連繼不斷的池蛙聲。要知道，池蛙給樹下徘徊的人多少追憶，多少悲痛？這青蛙，你懂得什麼世事人情，又怎麼知道人家的隱

裏，便冒然放出了同情的歌聲？非特排解不了心事，更引起了往事前情！

這蛙聲，不似秋雨連綿後那樣悽慘，給我們被憂傷麻醉了心頭的人們，正在傾瀉心事的當兒，一種理不清頭緒的煩愁。於是每人都把話打斷，緊蹙上眉頭。

五，十，子時。

游神

一天，我正在想起死去的一位老人，忽然從窗戶中跳進了一個小孩子，他要我同他遊玩去。於是我就聽了他的話，閉上眼，就隨着他飄游去了。

他領我去看太陽，那個地方或者是泰山頂罷。他對我說：

『那就是青春。』

我猛一睜眼，覺得陽光太亮了，如同針刺似的刺得眼疼，即刻又閉上了眼。他說：

『那就是青春。』

我對他說：『青春太強烈了，還有溫柔一些的好玩意兒麼？』

『那麼你就看我。』

『你，你，你是什麼？』

『我是你所想念的老頭兒。』

『唉，原來你是已死的人了，我以爲你便是青春了。』雖然口裏這樣說着，可是心裏總是有些不暢快，總覺得那太陽光太強烈了。

那小孩即刻不見了，我依然坐在桌邊，筆墨都在前邊擺着；於是我急忙接着寫我的情書。

三，七日。

新月

新月躺在藍帳中哭泣，因為那羣小星星們都離棄了她。

一天，她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在地上又哭又號，覺得有點兒奇妙。那孩子原來也和新月有同樣的苦衷。

她一直看了他一個月了，他還在哭泣。她一頭攢進被窩去，埋頭了幾天，再探出頭來，他還在那裏哭泣。新月也忍不住向四外環顧了一下，哭着聲問道：

『你們誰去安慰他去呀！』

寂然，沒有一聲反響。只有極遠處一顆小星星在那兒擠了一擠眼，吐了一吐舌頭。

一九二五，三，七，涼。

慵

懶

情懷

五月裏，紛飛花絮，惹起人多少的愁意。到夜裏，月光似銀鏡，照澈心胸，又牽起紛繁的心絮。

終日裏愁煩悲苦，沒有法兒除解。看看青葱的遠林，迷離，迷離，看看鬥艷的花朵兒，又失意，失意。好像這世界都是陌生，都在飄飄搖搖，不即不離，捉也捉不到，依也依不住。裏面是紛擾，外面是虛離，在醉麻人心的五月裏，如何不昏沈欲睡？不願再睡，夢裏的天地，空給人醒來不快的追憶。不睡時，又這般無聊。在這時，只有難過和焦急。雖然芬香的五月給詩人

不少的讚賞的材料，而給一個昏愒的人的，只有慵惰的神氣。

五，二十三，晨。

林中

晚鴉啼聲中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走到泡子河，對故宮廢墟空佇立了片刻。這裏，一帶枯長河，河底生出叢叢雜草。封碑聳立處，橫斜地臥着玉石塊塊，暗示人以往年的繁華。繁華，總歸是虛無的泡影，漫說是王侯還是豪家。

擇一席茵褥坐下，在林中豐密的枝葉下，一邊兒尋思，一邊兒眺望着遠霞。昏黑裏，沈靜裏，寒冷裏，陰森的荒墟林莽裏，只有我自家！

無語，又好似有人對我講什麼話，冥冥地一直坐到月光射到

城下花。這才慢步低歌，回向來路。但還依舊舍不得就去，幾次回頭，向凋零的泡子河道些晚安的話。

五，二十三，晨。

安慰

佇立在泡子河的高坡上，遠看紆迴的叢林，似入了山徑。叢林後，陰雲密佈，似吃墨紙上染了一片片的藍黑墨水，漸漸的從林後突出一片紅光。這紅光好似人的希望，又鮮又亮，却愈散愈淺，直到又變了灰色。這時我正在心痛，忍不得再看，就把着書低頭回來。歸路上，冒了幾點雨珠。

遇見一位莊嚴的朋友，他的神氣，他的言語，都時時使我軟化。這一忽兒他問我：泡子河上佇立想什麼了？要快樂，看方才紅光的輝煌，那就是你的將來。我聽着，好似有千般訴不出的苦

衷，一陣心酸，眼淚在眶中滾來滾去。但還裝出鎮靜的模樣，板着聲音，說一聲『我很歡喜』。這時眼淚乘機擁出，我只好扭過去急忙擦乾。還回頭說一聲再見，我匆忙地走去。但還恐安慰者要有疑心，更回頭去咬着牙強做一聲笑笑；跑到屋裏哭了一晚。紅光和安慰的話，只換了我一些酸笑去。

一九二四，六，一，晚，大雨。

心痛

自從昨夜雨起，心裏陣陣的作痛；雖然我對於死沒有絲毫懼怕，但這樣不通快的死也委實不情願。飯也吃不下，書也讀不下；心裏總是不停息地一打一打的，好難受的病！

想出千方百計，都歸無效。生平就怕見醫生；所以還是自己想辦法把病忘掉。手裏隨意揀起小泉八雲的文章，想邁開腿到泡子河去開開心。泡子河的綠枝青草，一定經了雨更鮮艷了，那裏的小羊，也許可解我的病；那裏的古廟，也許可作養病的地方，那裏的橫錯的石塊，也許可供我安坐念書。那裏遠看西山灰影，和

落日的黃輝，也許可使我忘掉這一刺一刺的心痛。可是剛出了門口，心裏又是一陣深痛，唉，回來罷，腿已經邁不開了。

回來又安靜地坐下。怎麼樣可解除此病呢？寫上二篇文章，把心裏多少年的積污，都掏了出來，這樣可許把病除掉了罷？好，寫，寫，提起筆時，心裏痛得更甚——往事那堪追懷！只好任他胡塗地過去，把筆管兒拋開！

我意或者睡是可以治了心痛症的。那麼臥在床上睡。左翻右轉，翻翻轉轉地許久，一樁樁心事都擁到心頭。心更痛，淚更多。起來，還是起來罷。

無論如何，心總是痛的。愈是想法制止，愈是痛的厲害啊。
任他去罷，反正我正想死，就是這樣痛死也好！

一八二五，六，二日。

莫來由

莫來由，這條忽的新愁！任憑你富有千石膂力，把它撼不動，把它移不動。

泡子河的水漲了，遊人如織，反沒有狂風暴雨時那樣幽雅動人了。我滿懷不能告人的悲哀，也向着芳草訴不得，只有含着眼淚，拔了一株無名小草，低頭回來。

如果世界上還能有一位醫生，把我的心細細解剖一下，他應當百分驚訝：因為我的心還舊是赤紅坦平，沒有一些慾望的皺紋，沒有一些悲的痕跡。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愁從何來，何況

他庸俗討厭的醫生？連我自己治不好自己的心痛，何況他庸俗討厭的醫生？

一九二五，六，二，黃昏，泡于河歸後。

病中

病中無事，寂寂寞寞地坐在窗前。覺不出眼痛，反覺出心痛。眼痛，只似小刀子刺傷一隻手指，心痛，似渾身放入沸油裏熬煎。

悲痛來去，顯不出痕跡，但黃枯的臉，乾燥的白唇，和緊鎖的眉頭，都能微許給些索隱。

人生如瀑布，有趣，有趣，如果人生似一澗平靜的河水，還有什麼玩意處？正因為它的激暴地蕩來，猝然地奔去，才生出種種音調，種種形式，和種種的美麗。人生若儘是平靜，則世間就

死去了回憶；雖則在病中暫免去悲痛的追想，但細比起波濤，實在也乏味，乏味。

病中的光陰頹唐已極，懶得舉筆，懶得動喉，甚至懶得移動身體。這不是因爲病的力量太大，是因爲心中的積痛，將精神的一個青年，打倒不能站起。

一九二五，四，十四，午。

雜

詩

顧王府

從前：煌煌琉璃瓦，錚錚金鈴，黃金壁上雕龍畫鳳；牡丹花吐出嬌貴的薰香，佈滿了玉欄金藻，朱門紫棟；燕子穿插飛要在珊瑚巢。……如今，唉，只有光榮綺秀時遺骸，長伴了一叢叢野草！這裏是一位王府舊邸。雙石獅岸然沈睡在高簷底，長槍闊斧，都生了重重銹色，筇杖竹板倚在塵灰裏。高柱上，模模糊糊地，還留着與時俱化的嬌艷譽揚辭；棟宇樓台，一齊傾圮，大理石路的罅隙中生滿了荊棘！

十，十，北京。

道一聲珍重

深夜寂寥。

你在門外乍遇見我，惶惶趕向死的路程。不用耽心我的下落。我從今須嘗遍甘苦，到此迷茫的人世奔波。你可別要難過。我偷到這世界，還須偷着回去——兄弟，從此你們不再見我的笑顏！不用留我小住——我向你道一聲珍重。你們將來會立業成名；只有我，理該流浪天涯，受末世的飄零。不用留我小飯，我已沒有心意言歡。如果你對我的情意還不錯，請在我死信到時，賜一回薄薄的祭奠！世界，一切繁華，安適，我向你們道聲

珍重！

.....
那大門喇噠一聲閉了。

十二月十五日。

夜的舞蹈

夜姑娘左手提起了黑藍色的裙角，右手張舉着墨扇，便翩翩地跳舞了。

她薄衫的四周用沈重的明珠鑲嵌着；半球的髮鬢上戴着一顆大珍珠。

當她在不息的舞躍，那些明珠一閃一閃地閃出光耀，頭上的大珠，有時被扇兒遮住，露出時，便益發亮得刺目了；當她在左顧右盼，一絲絲的柳條輕輕地落入池中了，一朵朵的花兒偷偷地穿過了竹籬了，但在她未看的地方仍是黑暗得沈寂；當她在抖弄



衣裳，一陣陣的輕風送她袖中裙裏的香氣，到百合身上，荷花身上，和夜香花的腋裏，更佈滿了園裏林間；當她在斟酌脚步，夜鶯奏着美麗的歌聲，能言的鳥在旁喃喃地講說她跳得怎樣的和諧的符節，呵，一切都催人入夢呵！

夜姑娘於是微微地笑了，笑聲盪漾到林邊，林裏的葉兒也哈哈笑了；在睡眠的鳥兒驚醒來，也互相問了一兩聲是什麼消息。

這在跳舞的夜姑娘實在倦了，便和衣臥在銀灰色閃着海青光的帳裏。於是，呵，於是世界上的一切都開始談講夜的美麗，一如劇場裏一幕閉後的噪雜聲。

夜哭，散文詩集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十月五版

實價三角五分

著 者 焦 菊 隱

出版者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2
700000

定價5.00